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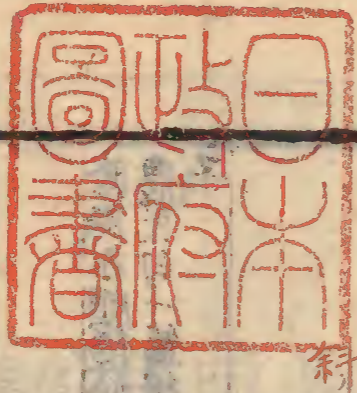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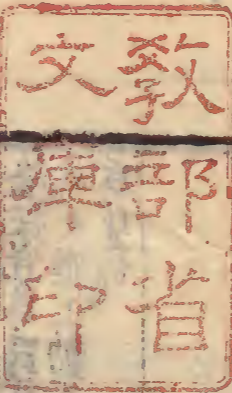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五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0	1	7	1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七	七	書	
九	一	類	
函	冊	號	
一	〇		
七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42)	
函號	279	6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七下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師古曰褒斜南

中今梁州也張羅罔罟罾捕能龍蒙猪虎豹狢獲狐

菟麋鹿師古曰欲似彌猴仰鼻而長尾獲亦彌猴類

鏤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

以罔為周陟李奇曰陟遮禽獸圍縱禽獸其中令胡

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

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

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

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仁霑而恩

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

長楊賦

其抑曰篇中諷諫可觀

隆按提是時農
民不得收斂句
為上賦張本

漢書卷八十七下 揚雄傳

採音都角反

選注賦作賜

隆按亦頗優於
農民句一篇根
子

隆按豈為民乎
哉及雁上動不
為身句

襲斜採截薛而為弋鈔南山以為置師古曰截薛即

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彌圍之寬廣也羅千乘於

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帥軍辟陸錫戎獲胡

師古曰陸足楚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豨熊罷托豪

豬師古曰豨胡人獲取之豨音才恤反豨熊罷托豪

以為儲膏蘇林曰木擁其外又以竹槍繫為外儲

也胥須也以待所須也槍音千羊反繫音力佳反此天

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句有餘其

厪至矣師古曰厪而功不圖甚勤勞矣而不見謀也百姓

恤之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

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二驅之也乾豆豈為民

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

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師古曰罷本非人主之急務

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自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

師古曰謂茲邪猶云何為如此也吁音于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

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

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也客曰唯唯主人

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竄竊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

牙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竄封豨鑿齒

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感豪俊

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安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

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

反提劍而叱之所麾城衛邑下將降旗李奇曰衛音

古曰衛舉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

疏飢不及餐鞮蓋生機盡介冑被露汗師古曰鞮蓋

音下奚反鞮音居豈反以為萬姓請命虜皇天迺展民之所

選所作所

林虛合反

宋補曰梳疏疑
古通用

○太階者天之三階也

前漢書同

漢書以上歷叙漢之除暴擊夷為安民計也

鋒銳蜂

選研作碎

研碎音也

煇發也言白如聚落

誦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

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

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太夏

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卻翡翠

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

止絲竹曼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

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儀也其後熏鬻作虐東

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

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廼命驃衛師古曰驃

霍去病衛汾沅沸滑雲合電發師古曰汾沅疾騰波

流機駭蚤軼師古曰疾疾風也騰擊也蚤與鋒同軼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研輶輶破穹廬應劭曰輶輶

穹廬師古曰輶輶腦沙幕藹余吾師古曰腦沙

水言其大破死遂獵乎王廷孟康曰匈奴毳毼燒燿

蠶張晏曰蠶蠶乾酪也以為酪母燒之壞其養生分

梨單于磔裂屬國師古曰梨與勢同謂夷阮谷拔鹵

莽刊山石師古曰鹵莽茂草之地也蹂屍輿斯係累

老弱師古曰言已死則蹂踐其屍破傷者則輿充鋌

癡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充括也孟康曰

林曰以耆字為耆字著音廣之者鏃著其頭也師古

曰鏃鐵矜小矛也淫夷過傷也據如孟氏之說則箭

括及鏃所中皆有創癡也於耆而被金鏃過傷者復

傷也如蘇氏以耆字為耆字依其所釋則括及鏃所

既別分句不同據今書本多作耆字宜從孟說鏃音

略反音延耆音巨中反皆稽頰頰扶服蛾伏如淳曰

向則頰樹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頰音胡感反服二

十餘年美尚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也夫天兵

四臨幽都先加師古曰幽都回戈邪指南越相夷師古

揚眉曰西壓月
西東震曰城服
慶注以為月所
生恐非李太白
詩天馬來出月
民窟月窟即指

蓋謂日月寧以
形容威服四夷
月區之固日域
指日逐單于也

按前還字並
張晏注當在
屬而字下

碣磬搖目出
古自

箋展誠也
傳錄美
箋眉有才知之
名也
祐

傷也夷靡節西征荒蕪東馳是以退方疏俗殊鄰絕黨
之域師古曰疏亦遠也鄰邑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
躋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躋音矯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包書林聖風雲靡師古曰靡合韻音武義反英華沈浮洋溢八區
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
故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
肆險安不忘危師古曰肆放也迺時以有年出
兵整輿竦戎師古曰振師五戎習馬長楊簡力校獸
校武票禽師古曰校計量也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
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西十六國鳥弋最在其西西厭月嶠東震日域張慶
音窟穴之窟月嶠月所生也師古曰又恐後世迷於
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

還張晏曰從者見彷彿委釋迴旋師古曰車不安輒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彷彿讀曰髣髴

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輒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髴屬而

古委亦所以奉太宗之列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

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合韻音牛具反使農不輟耰工不

穢師古曰穢摩田之器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出禮

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

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

已碣磬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師古曰拈

鳴球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拈也拈音隔擊考也鳥球玉落也

瑟也拈音居點反酌也樂音張晏曰名信也信

義以當酒師禮樂以為肴也師古曰小雅擊攻之詩

日名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之詩曰於樂王師小

樂音桑故引之詩曰君子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
庸在廟小雅桑扈之詩曰受天之祐歌投頌吹合

解嘲

隆按以上叙今之射獵乃安不志危非徒馳騁誇詡為也雖為文過之詞而風晚之意自在

樓助曰此又是其陰陰馬謖時之意而陽味嘆之進孝解送窮文皆本於此

林希元曰此祖其方曼符答質難於華又采過之其一氣渾成則不欠矣中開

文意不過四轉說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詳盡孟堅若實戲亦是如此茅坤曰解嘲之文千年以來所口誦者大較亦非有先年論而為之文耳

唐蘇洽曰楊子雲解嘲真金相玉質之文容難則數手豐腴真戲則過于摹擬

晉語五馬逸注本奔也

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師古曰大雅早麓之勞矣勞謂勞來之師古曰大雅早麓之勸勉也故雄引之云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以禪

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北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稊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

芻蕘誇詡眾庶盛欲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

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主矣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此非小子之所能及也迺今白發

蒙廓然已昭矣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師古曰離音麗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或嘲雄以玄尚白師古曰玄黑也

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

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師古曰為衆人之網紀也

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

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

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夫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

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踈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味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

纖者入無倫師古曰纖微也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纒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

揚子咲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跌音徒結反

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謂戰也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二謂魯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七者齊趙韓魏燕楚大國及秦為

客

六

也四分五剖並為戰國音灼曰道其分離之意四士

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

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

環以遁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

資天衍遊諸侯所著書則以為近闊遠於事情然終不

為萬乘師張曼曰連塞難也言值世今大漢左東海

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

侯孟康曰敦煌徽以則墨製以質鉄師古曰言有罪

以詩書師古曰如曠以歲月結以倚廬血康曰在倚廬

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

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紕繆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

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

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師古曰雀字或作雁

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音灼曰捐

喜樂殺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指而危穰侯音灼曰捐

蔡澤雖噤吟而吠唐舉師古曰噤吟鎮頤之貌澤從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

糾鉄

本楫枉

輻掇三毛

所

將

林希元曰微以
結墨二句言刑
罰散以懼寒二
句言教化

樓防曰當塗者
數句即答客難
善之則為咎甲
之則為虜效句
意

林希元曰三仁
去一段言人才
去一段言國輕重
蓋矯上文時乎
無明頂才意

摺音力故反
領領同也
隆按故當其有
事一段俱收拾
上文

林希元曰上世
之七一段出前
得士者當以下
意

求

林希元曰當今
縣令以下說世
世變人情無餘
意

王稱曰死舌固
聲又選作卷舌

同聲注同聲謂
候聲言舉而後
效也此說亦通

茅坤曰黃老家
言

林希元曰是故
知玄以下正守
玄也

入道一本人前

林希元曰今予
適以三句即答
客難以管窺天
意

又曰吾亦咲子
句終一跌赤族
意

斯 蚘 蚘

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
縛而相管子曰或釋褐而傳孟康曰或倚夷門而笑
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趙趙來救無忌將十
餘人往游高門無所飛更還嬴笑之以謀告無忌也
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或立談間
而封侯服虔曰或狂于乘於陋巷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
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
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彼傲爵祿者吾庸
敢傲霸王或擁帚彗而先驅應劭曰郊迎擁彗為之先驅也
乎遂見之師古曰彗亦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
以掃者也申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罅罅
取也師古曰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
室室塞也王當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師古曰
是以欲談者死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師古曰

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高得
待詔下觸聞罷師古曰報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
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
藏其執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
為虛無言極盛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
者亦滅亡也攬挈者亡默默者存師古曰攬挈妄有持執
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
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入道不
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于迺以鷓鴣而
咲鳳皇執蠅蚘而嘲龜龍師古曰蠅蚘蚘音烏與反蚘音珍不亦
病乎子徒咲我玄之尚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更
跼扁鵲師古曰二人皆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

意

林希元曰此下言范蔡等之遇時以解客嘲

鐵曰抵抗也

史記蔡澤入則揖應侯

專敬脫輓轡

急時款急持

林希元曰故有造蕭何一段即

前意又倒一倒語不尺相沿致竟山之玉三段來

積類也

林希元曰為可為四句收拾前意正答客謝范蔡以下何必玄之意

田汝成曰采榮即伯夷采薇鮑焦米蔬蓋采之以為食也山海經說鐘山有草各榮是也

陰按割各文選作割多注謂方明於劍割肉以歸也

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

折脅拉髀免於微索師古曰微細也格翕肩蹈背扶服

入彀師古曰入彀也激卬萬乘之主如淳曰得王獨太后穰侯耳

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界間其兄弟使疏應劭曰涇陽秦昭王弟

貴用當也師古曰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

涕垂流沫師古曰頤頤也音頤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

氣拊其背而奪其位師古曰拊音拊也咽音咽也炕音炕也

也師古曰天下已定金革已乎都於雒陽專敬委輓

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

也師古曰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

於枹鼓之間師古曰枹音枹也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得其師古曰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

宜也師古曰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師古曰

音布肉反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

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往矣夫蕭規曹隨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

參因而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師古曰

從之師古曰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師古曰

應劭以為天水隴氏失之矣師古曰隴音隴也唯其人之

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非唯其人之瞻

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

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廡壁於此

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

也師古曰榮謂草木也師古曰榮謂聲名也

驃騎發迹於祁連師古曰去病也師古曰霍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

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細君是損割其名以肉僕誠不

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

美集卷六十六下易集

又按此段反覆
矣明所以作太
玄之意可以諒
推不得已之心

相如得飄有
陵而氣氣意

孫明復曰子雲
太玄非準易乃
明天人始終之
聖君臣上下之
分蓋病奔而作

劉敞曰參纂者
玄首一二三也
四分者各首四
重也

沈津曰雄作太
玄以揚易曰潛
心于淵美厥靈
根測曰若心于
淵神不昧也即
易所言洗心退

揅揅著

蘇林曰其德周
廣漢氏所謂厥
彰厥微匪靈非
營者也子雲之
于易深矣桓譚
以為純倫張衡
以擬五經司馬
君實有言揚子
雲真大儒也孔
子後知聖人
之道者非雄而
誰其崇尚若此

隆按以上詳大
玄之梗概

解難

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閱後鉅衍競於
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言專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
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未篇反從之正道故觀往時武
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
之志豈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

髡優孟之徒師古曰髡皆滑稽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
之正也於是較不復為而大潭思渾夫師古曰渾渾天象

也參摹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析而四分極於八十一
旁則二纂九据音為曰据今據字極之七百二十九

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
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

元推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
終始故玄二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二家一百四十一

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
相應亦有顛項之歷焉揅之以三策蘇林曰三三而

列反開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音灼曰緝雜也師曰揅

之以又事師古曰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
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

曼漶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漶音後師古曰曼漶

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視圖告十一篇音灼
不存焉師古曰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尚

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
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

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
於此耳師古曰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取指師古

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

治

隆按歷覽句應
觀之者難知
費句應李之者
難成

記述以上諸大

讀曰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治太鑪旁薄羣生師古曰茲益也
日旁薄猶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茲益也
不寤不寤言蕩薄也
晝者晝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師古曰放依也
揚子曰俞師古曰俞然也若夫閑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
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
麗且彌地普而深師古曰麗者日月星辰昔人之
辭迺玉迺金師古曰真寶美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
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岸天必聳身於
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擗
膠葛騰九閔師古曰擗擗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
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
不嶢嶢則不能淳滂雲而散歎師古曰嶢嶢高兒
氣身歎承氣上出也嶢嶢音樵堯
淳音勃滂音一孔反歎音許昭反

拘持也

微大索也

易也縣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孔
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
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
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物
相師以無為寂寞為尸李奇曰道化大味必淡大音
必希師古曰淡謂無至味也太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
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
不可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棍亦同辭之行者不可
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
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
隨所趨嚮愛嗜而追師古曰追趨逐也
逐之也趨讀日趣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
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掄引是故鐘期死百牙

斷音竹實

歷

隆按一篇大意
總見太玄非庸
人所可知故引
老子貴知我者
希一語結之

反
奸音尺

方孝孺曰子雲
為此書嘗自擬
論語而後世大
儒或儕諸荀卿
其自擬者儕也
儕以荀卿者亦
非也蓋子雲措
言持論不敢違
乎聖人至其為
善惡混之說及
以韋玄成與顏
子並稱皆其不
知且而過言耳非
若卿之妄也
蔡邕曰揚雄識

貴幽微博通百
物擬易象著太
玄最尊論為法
言雖燕石難欺
悲哉其志也
隆按此體本太
更公自序來

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復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
敢妄斲服虔曰復古之善塗墜者也施廣領大袖以

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
日即今之仰泥也復故謂塗者為復人復音

乃高反又師曠之調鐘埃知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
音迺回反鐘工者以為調夫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

於師洵而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鐘為後
世之有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老

知音 典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德經云此非其
操與雄見諸子各以其知矧馳師古曰大氏詆訾聖

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師古曰詆訾毀也
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
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干撓音火高反其字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
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
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以為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又多不著獨著
其目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次于情
性聰明不開訓諸理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言自周公以降至於然
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然

之譏吾子第二師古曰言其後澆未虛誕益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動不克咸李奇曰

善本諸身譏修身第三
茫茫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過則失中不及則

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譏問道第四
神心忽悅經緯萬方師古曰忽同事繫諸道德仁誼禮
譏問神第五

貴幽微博通百
物擬易象著太
玄最尊論為法
言雖燕石難欺
悲哉其志也
隆按此體本太
更公自序來

沈津曰觀問明
篇明哲煌煌云
者蓋所謂明哲
保身之旨也世
議者按閣美新
煙何存余以
為此正其遜不
虞以保命者也
豈真以奉資為
可相周旋乎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
行遜順備

不謏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幽弘橫廣絕于通

言李奇曰理過近謏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

范法謏五百第八師古曰五百
也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師古曰鼓中和之

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謏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

也壹繫諸聖師古曰以聖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

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謏淵騫第十
君子純終領聞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君

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押旁開聖
則謏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
之驩心謏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初雄年四
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

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
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

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
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

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
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

漢書卷八十二下
易

凌約言曰班史
取雄自序為贊
又是一格

曾鞏曰雄遭王
莽之際有所不
得夫又不必死
辱于仕莽而就
之所謂明夷也
然雄之言著于
畫傳著于史者

隆按人皆習之
即太玄引老聃
貴知我者希之
旨

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

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

虞箴作州箴看灼曰九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

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

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

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

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

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亦分字棻誅豐父子投

棻囚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請須奏請特雄校書天

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廼從

閣上自投下幾死棻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

間請問其故師古曰使不密問之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奇字

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朝之

之也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著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

居服虔曰芭音葩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

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何

不師古曰何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

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

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入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

隆按論不詭於
聖人典老翽溥
仁義非禮學二
句相顧

劉敞曰絕讀如
春秋貶絕之絕

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
特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
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
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胤嗣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
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七下 終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博

隆按此傳大旨
雖本史記原文
而損益之而首
叙六藝真廢及
後叙諸經師授
受屬較史記更
詳密
楊慎曰班史既
列儒於九家復
作儒林傳則固
之學所以幾乎
道也其叙謂古
之儒者博學乎
六藝之文六學
者王教之典籍
先聖所明天道
正人倫致至治
之成法也故其
倫述孔子以來
所傳受夫博士
弟子所習業為
之傳則與九家
所稱儒者異矣
抑其曰儒林曰
藝文亦自有別
云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儒林傳第五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六學
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
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
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
而道不行廼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曰
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
十餘君師古曰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廼稱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隆按首因近聖
之事二句結應
上文先聖所以
明天道等句

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
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
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
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傳謂彖象
繫辭文言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
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
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
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
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
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
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
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及至

蒯坤曰孔子遺
教
隆按於是上史
記有故孔子位
陳一段申言齊
魯間文學出於
天性以引起下
文恐不可少

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
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
搏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
陳涉起匹夫毆適戎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
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且
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
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
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
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
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
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縮韓信黥亦未皇序
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
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隆按漢興上史

記有今上一段

班史易以漢興

二字喚起不如

史記明也

又按先以五經

大師總提於此

為根而後枝分

而叙之一與

此段相與應

洪邁曰尚論古

人者如漢史所

書於武帝則譏

其好大喜功窮

奢極侈生民

於塗炭於田蚡

則詆其負貴驕

溢以肺腑為相

殺竇與淮夫於

公孫弘則云性

意忌外實內深

飾詐欽名不為

賢大夫所稱述

然予則以為唐

虞二代之來稽

古禮文之事得

以不廢今之所

以論聖人至道

儒實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

者師古曰具官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

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若

各公生者其

號也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曰言禮則魯高堂生

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

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

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

相御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

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

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

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

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太常議興博士師古曰鄉

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曰砥謹

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師古曰臧聞三代之道鄉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其勸

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

建首善自京師始縣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

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

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

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

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

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今縣

郡守及諸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

王相也師古曰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

此

劉敞曰所聞屬上句

劉敞曰此錄小吏本能使文士布在州郡然頗解未悉今區別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者言他官而遷常留滯今遷之請選擇其秩至太行卒史向言文學掌故留滯者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通一藝皆補為大行卒史也此百石以下

至邊郡一人句備員者示以升擢之言文學掌故之非藉其實用也請著功令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它如律令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姓也瞿音衢以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各庇字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師古曰馯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也音韓

師明授受之旨處不如漢書詳

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古

籍而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

而稱其任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謂班行也明天

人分際師古曰分音扶問反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宜亡以

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比

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太

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

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三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

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今選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

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

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

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

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

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

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

弟子勿以為負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

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姓也瞿音衢以授魯橋庇

子庸師古曰姓橋各庇字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師古曰馯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也音韓

擇

比比

通多百石

不

盧舜治曰漢初言易始干田何之十一篇以授丁寬再傳而得魯之孟喜齊之梁丘賀

隆按言易本之田何應前言易自淄川田生句

以已同

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追言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中讀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曾周霸言衡胡師古曰昔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太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寬字子襄梁人師古曰言丁寬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林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言令罷去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得其法術以去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太誼而已師古曰言故訓也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音唐郡之縣音唐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即從師學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太司空禹宣

評弟子心當化童子

隆按結髮事師應前為弟子案

漢書卷八十八

楚語下曜
之以大利

隆坡易雖以土
德存而孟喜之
易多言陰陽災
變之說梁丘氏
之學又本於京
房十技之流故
曰九師興而易
道微

茅坤曰漢時師
門相授受而相
祕相傳難也如
此

茅坤曰世之邪
妄如異若禱冥
者猶時有之故
曰小言破大道

難

皆有傳曾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琅

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大守此其知名者

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

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春秋授后蒼

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

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

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刺

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用為光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

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向師學者也疏通曰田生絕於

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

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二箕子

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文

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艱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

師說供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茲茲言其根爻方茲茂也茲音該又音昔賓持論巧慧易

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為名

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

也師古曰亦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

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

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

翟牧子兄師古曰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太

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

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房出為齊郡太守賀便

或善學誤耳不當為京房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閉人得賀賀

特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

不便心更

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天子先畝旄頭

劍挺墮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劍刃鄉乘輿車

馬驚於是召賀茲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

是時霍氏外孫伏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

宣霍氏之賢此師古曰師著皂衣宣子章為公車丞師古曰霍

女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故章女服以廁也執戟立廟門待

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

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

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

傅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

渠臨學精孰尊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

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

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

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

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揚

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

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京房

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贖延壽云嘗從孟喜問

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程牧白生不肯

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

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

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託之孟氏不相與

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

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

京氏之學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

劉奉世曰代當
作授後人誤改

之代充宗者名
信臣非臨也

沛

昆補之曰易學
自商瞿至孟喜

授受甚明房受
之喜而程牧輩

皆以為非劉向
亦疑托之孟氏

今以當時之書
驗之蓋有孟氏

京房十一篇爻
異孟氏京房六

十六篇同為一
家之學則其源

委孰可誣哉

吳訥曰唯章句
可以經經而象
象係辭文言何

漢書卷八十八
儒林傳第八十八

七

以解也徒以三字當玩

王莽傳

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

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

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

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

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

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

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

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信

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類川異錯

言書始於伏生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太

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

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

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

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歐

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

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詭經

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

之二十九篇以授張生而魯之夏侯勝夏侯建齊之倪寬歐陽飲皆源流于張

子

說上下經琅邪王璜乎中能傳之師古曰中璜又傳

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

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

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

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

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

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

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

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

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信

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類川異錯

言書始於伏生略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太

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

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

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

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歐

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

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詭經

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

從寬問下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

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高字子陽

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

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

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
 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
 莽講學太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
 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
 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
 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
 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
 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
 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
 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
 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
 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
 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
 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今論
 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
 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
 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
 迺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
 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
 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
 學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
 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
 音為政事齊映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
 顏回以十為四科映
 音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
 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
 皆為博士徒眾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

從父昆弟之
 子名建字
 長卿

降授夏侯勝京
 房業有本傳而
 儒行傳復詳次
 之近子重復若
 張禹兒寶贊僅
 志姓名與所師
 兩

茅坤曰許商友
 自標榜以附于
 孔門

一本師家心師
 家

皆為博士徒眾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

隆按倫載谷永
疏見寬中獨尊
重於當時云
又按死則異其
禮謚此疏根本

賓平陵人也師古曰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
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
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脩章句為廣陵
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
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為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
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
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
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
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
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
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
於畢亦不敢臣也事見尚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
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
謚者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
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

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
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
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
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

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嚴然總五經

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儼入則鄉唐虞

之閑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閑犬也言陳聖出則

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

散賜九族甲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

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

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宜加華禮賜之令謚

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平贈寬中甚厚由是小

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鮑宣傳沛郡
沛唐尊伯高

馬端臨曰按傳
言孔氏有古文
尚書孔安國以
今文讀之唐藝
文志有今文尚
書十二卷注有
玄示詔學士衛
包改古文從今
文然則漢所謂
古文者科斗書
今文者隸書也
唐所謂古文者
隸書今文者世
所通用之俗字
也

兩

授沛唐尊恭授魯馬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
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孔氏有古文尚書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
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
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
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子常字也
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
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煇子真
子真授河南蔡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
師璜煇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
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
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者霸以死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霸辭受父又有弟子尉氏樊
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師古曰霸辭受父又有弟子尉氏樊
並時大申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
其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隆按申公魯人
應前言詩於魯
則申培生句
盧齊治曰漢初
言詩實申公在
魯以魯詩名較
固在齊以齊詩
名而王式之魯
匡衡之齊要之
各有所本然王
通氏白齊魯毛
韓詩之末也豈
以漢儒窮經之
學無益於三百
篇之旨乎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
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
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
學師古曰郢即郢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
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戊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
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
後解具在楚元王傳也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
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
與相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二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

新垣平見文帝紀

胡寅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爭爾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非意而不問惜哉呂祖謙曰觀此則武帝以尚書為樸學不足怪也

傳疑者則闕非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裏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于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

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

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

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

許生免中徐公李奇曰邑名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

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又治

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

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

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字翁思東平新

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

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臧死論式繫獄當死治

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黃履翁曰式傳謂丘為區是以意而釋也
隆按叙唐褚兩生以應選諸博士與式以兩生之薦徵來慕焉一時情景宛然傳上之風

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感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摠衣登堂頌禮其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立也師古曰非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師古曰下除官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且復充禮官既至此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

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此法酒上歌吹以指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驪駒主人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無用歸也今日諸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師古曰於經何師古曰意怒故發言曰在曲禮江翁曰何徇曲也言徇者輕賤之甚也式耻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堅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曾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

下客字驪駒者將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

隆按轅固齊人
應前言詩於齊
則轅固生句
又按黃生之論
本中馬之諫也
論湯武者以孔
子順天應人而
折衷之斯無遺
議矣

劉敞曰知味者
不必食馬肝學
者不必論湯武
此欲令學者皆
置之耳

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轅固齊人
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
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
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
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
六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
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
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
日謂必如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
黃生之言是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
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熹殺人幸得無
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

曰家人言言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

僮隸之屬為急比之廼使固入圈擊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

無辜廼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下固刺毘正中

其心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臯後上以固廉

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

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

亦徵交目而事固師古曰言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

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

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后蒼字近君東海

郊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

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

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旂君賴川

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

陸按韓嬰燕人
應前言詩應則
韓太尉句

沈津曰今所存
惟外傳而多雜
說不專解詩亦
非詩人之義第
文辭清婉有先
秦風

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
江張邴琅邪皮容皆至太官徒眾尤盛韓嬰燕人
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
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
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亦以易投入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
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
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
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
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
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
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趙子河內人也
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

長

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
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
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
東海髮福皆至太官徒眾尤盛毛公趙人也治詩
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
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一平部凡即

陸按魯高堂生
應前言禮則禮
高堂生句
禮始於高堂
生之十七篇其
後后著最明其
業而大小戴繼
之然天子諸侯
之禮一切置而
不講而徒推士
禮以達天子之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蓋為頌蘇
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
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
皆謂魯學之師古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
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
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
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

禮便天下後世
不見聖人之全
經故曰大戴小
戴禮之衰也

鄭樵曰漢初河
間獻王得仲尼
弟子及後學者
所記一百三十
篇獻之時至劉
向所校經籍因
集而叙之又得
明堂陰陽記孔
子三朝記王史
氏記樂記凡五
種合三百十四
篇戴德刪其繁
重合而記之為
八十五篇謂之
大戴記而戴聖
又刪大戴之書
為四十六篇謂
之水戴記

隆按胡毋生齊
人應前言春秋
於齊則胡毋生
句與董仲舒同
業應前於趙則
董仲舒句
劉敞曰之字衍
麥約言曰漢初
言春秋者江公
受學于申公而
以穀梁名胡毋
生見推于仲舒
而以公羊名而
榮廣之穀梁呂
步舒之公羊各
有所受云

子都

公尸名滿意也與桓
生及單次凡三人
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
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

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石氏曲臺記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
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
如淳曰聞人姓
名通漢字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
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

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太戴小戴慶
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
曾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
良旂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父橋

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
子孫字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
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
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
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
仲温呂步舒師古曰遂謂
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
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

曾畦孟子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
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畦孟孟弟子
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
春秋之意在一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

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
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
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
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

彭祖

漢書卷八十八

劉子暈曰漢儒
雖盛若彭祖者
可不謂有守之
士耶彼夏疾勝
謂明經取青紫
劉歆謂李易于
利祿其言鄙矣

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
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師
日中讀師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
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坐為
江賊拜辱命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顏安樂字公孫魯
國薛人畦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
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師古曰冷音零淄
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
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畦孟至御史大夫踈廣事
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為御史
中丞禹授潁川堂溪惠師古曰姓堂溪惠授泰山冥都郡為
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路授孫實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官琅邪左咸咸
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隆按公羊穀梁
互有得失江胡
二子五相抵斥
故曰三傳作而
春秋散

隆按此叙公羊
穀梁兩相與其
及諸儒並論異
同處

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
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
文江公訥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
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於是
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祭廣
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
敏與公羊大師畦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困也故好學
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
孫師古曰姓丁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
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
長信少府夏疾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

之指穀梁

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各解在。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師古曰：保官，少府之屬官，本各居室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軌伊推宋顯。師古曰：顯，輓音曉。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

隆按慶姓以下一段見穀梁終盛於公羊云
又按古本作由章考風俗通云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恐當作由章

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于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如日平成太后親也。內卿光祿勳治官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

茅坤曰賈誼所為左氏傳訓故今不傳

茅坤曰按漢當秦燬經後廣立學官以開六藝之傳故武昭宣元成哀之際並以明經顯而師各守其說以相授受故史遷始序之班固漢書又從而詳之然特條次其官爵與授受之系而已而於六藝中之得失大旨固不能別而言之也嗟乎昔人謂秦燬經而經存漢纂經而經亡豈亦稍見其概者歟

皆侍中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漢興此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曹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自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太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在其中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九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循吏傳第五十九

隆按此傳止次漢興循吏而不及戰國以上與史記不同侯一元曰始余讀班氏書其言循吏之政人人殊至其仁心為質不尚細苛以禮齊民不為苟簡未嘗不同趣而合轍也
王世貞曰讀漢官帝紀稱其綜核名實鈔用法理而趙京兆廣漢以銳精應之一時聲稱赫赫冠天下然不能深中帝心而其所尊寵者適在龔勸海黃穎川彼其敦本節蓄興教禮義若欲緩收吏治之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帥古曰帥也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

淑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九

三十三

鹽
國圖解在王
子後表

效而不盡用其
本其民之應文
顧不後於京兆
而思以心報二
公何也亦可以
深長思矣
王宗沐曰考漢
書所載循吏僅
僅六人而本傳
獨詳其治行不
云其若何率先
縣色共成之也
豈漢道不雅
剛而其子以道
治下稱師帥者
以不不乃歟
王禕曰李札云
小雅其問之衰
乎王通云小雅
烏乎衰其周之
盛乎蘇軾謂札
所謂衰蓋不批
文武成康之盛
也通所謂盛言
文武餘烈未忘
也欽則班固之
謂盛亦猶小雅

王維積日未一
段立循吏傳大
茅坤曰文翁守
蜀君於文學上
注精神故其治
行多當世而篇
中亦能摹寫種
種風神特相稱
至世貞曰子嘗
依班氏述趙京
兆二三君發摘
鈎擻中之陰
若鬼神焉而班
氏語津津亦無
容口至其著循
吏傳獨以舉文
翁為首蓋其與
禮敦讓清淨不
擾世儂類能言
之然嚮赫赫者
聲奪矣甚哉班
氏之深於吏也

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
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權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絲
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陋言非正與于閭閻知民
事之難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
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各實不
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
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
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
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謂
增秩賜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

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
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
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
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
十餘人親自飭厲遺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師古曰郡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師古曰郡
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
蜀布細密者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資以為貨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師古曰郡
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
中師古曰學官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師古曰

漢書卷八十九

隆按仁愛好教化是虛語下即其實也
唐順之曰叙興學一事

隆按有孝文之仁厚則有文翁之德識有孝宜之標核則有王成之芳來顧上之倡導何如爾此班椽之微意哉

隆按成以偽增蒙顯賞當時已得其情矣班史何以次之循吏豈所謂治甚有聲者別有偉績之可紀耶則傳又何以寥寥也唐順之曰叙事不見于詔見之

盧辨治曰宣帝褒王成所謂執一實以御百虛

隆按黃霸長于治郡而不長于為相以故班椽附之循吏而不為別立一傳云許應元曰入錢賞官與入穀沈黎郡一意

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也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闔閭師古曰闔閭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

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曰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得任用他郡人而卒史獨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

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見師古曰以廉為河南太守承霸為入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又習文法然温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承處議當於法

習文法然温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承處議當於法

唐順之曰霸之寬和不足為難在是時為難耳隆按此寬和為名句是一篇骨子

隆按此段正霸實和慶

李東陽曰史稱霸初用慎于治郡尤以鴻雀為霸累予謂自漢以來論學者多以災祥為理道霸在獄中受書夏疾勝之論法範圍是學也故謂霸學之不純則有之若謂其

以偽先天下如張敞者所論不已過乎

隆按此段亦霸寬和慶唐順之曰諸事并在一時

隆按陰伏參考句是綱不文嘗欲有所司察至盜賊日少即其

茅坤曰陰伏參考乃俗吏中精神所注處然名賢大儒則耻之矣

王維積日陰伏矣多類童漢時

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未用法深

昭帝立幼太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

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

群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

會宣帝即位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

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

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廷之知張信少府夏疾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

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

再踰冬積二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

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曰薦霸於上擢霸為楊

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

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決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

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縱橫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宜師古曰不

也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

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鄉所治處也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

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

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君

煩碎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

次尋繹師古曰繹謂問也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

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戒也吏

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攫音攫民

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

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

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

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

一本左指下有引字

登蔡適伏者為
矣循吏不尔也

監授行教化三
句是綱下文長
更許丞一段即
其目

欲

迎

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
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
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
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識記也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
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師古曰不欲易霸力行教化而後
誅罰務在成就全安師古曰不代及損傷之也長吏許丞老病
聾如淳曰督郵白彼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
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
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公私費耗甚
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
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實內明得
更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

隆按外竟即上
以實和為名內
明即上明察內
敏得民民心即
上吏民愛敬

弟坤曰宣帝次
意在宣布詔令
唐順之曰叙中
不見於詔見之

唐順之曰用斷
語叙事
李攀龍曰是在
孝宣之世承者
後師旅之後黃

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
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為効乏軍輿連敗秩
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
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
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
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
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重
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
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
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
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
年代內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
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

木

次公為穎川所
務參者陰伏使
盜賊日少三老
力田孝翁有行
義而民皆鄉教
化使天子得併
力於邊圉亦甚
行其志也即便
次公為相總紀
綱號令亦無以
自見爾宜得謂
功名於治郡時
損亦
崇坤曰用敵奏
指上即語
其盛曰黃帝只
是州郡之才焉
宰相而重鉅肆
固無如詩精神
天下亦將無所
容而弊將不勝
其多矣若丙吉
則又傷於大龜
隆披丞相圖議

功名指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
蘇林曰今虎賁所署鵲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鵲音
芬字本作鴉此通用也鵲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
賁所著也武賁鵲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
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鵲雞者也音曷
非此鵲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
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
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
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
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
嚴通呼為殿不必官中也

上奏應上議欲
以聞句

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走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
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太行李息
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
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
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
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
承澆之則味腐蕪樸
大質也割之則散也並行偽貌有名三寶傾搖解怠
甚者為妖佞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
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
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
過也音逸漢家
承敞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貴詳備不可
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

隆披崇實去偽
是此奏大指第
援張湯以例羈
則過矣

所不作即

王維楨曰殊標
王霸傳中詳次
張敞一奏亦只
是借其言以發
明霸之吏治相
業總屬虛名

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

方孝儒曰宣帝之素志以為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經學詩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故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傲不疑而九羈之非茅坤曰羈之薦高共為推數耳而帝督過之宜矣

隆按自京兆尹張敞起至不取後有所謂言言霸相業不及處足上文功名損於始郡曰意唐順之曰然自漢興白掉尾話

隆按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了前案茅坤曰以霸為首者田其能持實和於嚴酷時故也語曰鐵者甘糟糠信矣

隆按徙杜陵首尾相應茅坤曰循吏中之為行者隆按此傳全用虛語隆按吏民愛敬為後民為立祠張本

惇 激

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師古曰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夫丞相兼之所以優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侍中樂陵侯高惟懼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二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

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更著此者亦言霸師古曰霸子思

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

忠嗣侯訖王莽廼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

霸少為陽夏游傲師古曰游傲主與善相人者共載

出師古曰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狀相

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

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人師古曰仁愛於未嘗咎辱人存問

者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

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此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

為大司農為人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

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

三十九

本約作約

本本

隆披二疆外之
交應上不可交
以私句

隆披傳未次邑
自言葬我桐鄉
作結案與傳首
相應

隆披傳作兩
截看先詳敘事
昌邑一節而後
叙及治勅海事
按史傳之得吏
則所重在渤海
又按遂為人至
面刺王過一段
先虛說以後三
段乃其實也

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
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旬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言在遠
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足下以清明之德
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猶飢者甘糟糠穰歲
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執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
後進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昭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
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為及直黯豈字直乎且韓信雖
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若故事各達其時之
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
進矣師古曰言邑感敞言首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
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蒙亡餘
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相揚曰大司農邑廉
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

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其賜邑子黃金百
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
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
鄉民師古曰嘗謂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
然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
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
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蹇不阿順面刺王過王至掩
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
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
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
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

隆按引膠西王亦敦監不遠之意根上內諫爭於王一句來

茅坤曰人事與氣化相為乘除左真根上陳禍福一句來又按見安樂流涕根上外責備相一句來

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諛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用得之邪師古曰唯言故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太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喪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沓驅馳東西所為諂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往

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父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火者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盡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王慎中曰董叢之對古今名言

盧安治曰至渤海以下正叙其便宜從事處

劉秦世曰盜賊與劫略史以為二事故前云盜賊亦皆羅後云劫略者去其未總云於是盜賊悉平師古解罷為破乃非遂功矣當如字讀之辟應旂曰成都親夷文翁至而悉皆與率渤海弄兵龍遂至而盜皆為農二子夫人所知也曷嘗其技能炫智術而鼓舞更張以易其視聽聞其利善哉夫亦悃悃無華不墮乎忠信篤敬之訓而庶幾乎古之所謂才耳

唐順之曰波及王生
茅坤曰此只了渤海一段案都
是因王生入又益奇耳若曰波及王生則重在至生非了渤海案矣
臣祖謙曰王生勸龔遂歸德於上則足浩星賜於二將則非弟坤曰遂食老其李本經術而明于天下之大計者帝不以之紀政府而以之親近以寵之其不知大計甚矣
隆按年老應前詳此計餘句
隆按叙信臣治

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遂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聞師古曰鉏鉤也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言為盜賊心亦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餼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蔥一畦師古曰每口家二母蔬五雞師古曰每一家民非師古曰每種也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也秋冬課收歛益畜

果實委矣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勞來也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著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且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議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襄顯遂云水衡典上林苑苑共張宮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也

漢書卷八十九

上蔡治零陵治
南陽並用盛語
而于為人以下
方總實其所治
之事亦一格也

隆按好為民吳
利裕在官之二
句一傳綱領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出
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大
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
門提閼，凡數十處。師古曰：閼，所以壅水。前下曷反。以廣溉灌，歲歲增
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
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
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
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
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
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

隆按奏信臣二
句時應好為民
與利二句

戶對治曰班史
循吏六人文帝
居其一而宣帝
居其五可以驗
兩君之治

隆按孟堅叙漢
循吏悉與李校
舊書增戶口
牛犢巡行阡
陌灌漑畝前為
元元立教養之
法較之太史公
沾上引叔教輩
功相萬也

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
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
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掃幸御者，
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
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
屋，師古曰：庶反。庶音無。音無。如。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
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
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
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
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
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九 終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